邃雅堂集

邃雅堂集

總目

邃雅堂集卷之一

歸安姚文田撰

宋諸儒論

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傳洪水橫流生民墊溺堯舜起而衽席之其功在一時也顧其切切爲萬世慮者則在以人倫爲教倫紀明而萬事理矣周自平桓而降文武之澤漸衰於是君臣父子之獄諸國多有桓文之徒

苟竊仁義區區補救其後乃有孔孟然又不能得位行道祇垂空文以示後故當其世不見功凌夷至於暴秦而天下壞亂極矣漢興承秦項之後民苦爭戰已數百年一旦得令休息如獲更生故孝文以淸靜理之而天下大定非黃老之賢於堯舜葢其時爲之也于時遺經稍出借諸儒興滅繼絕抱殘守闕僅令遺文不至失墜而不能及乎其大能知此者惟董生而已然以儒術漸明故兩漢之季節義林立卓操以後篡弑相尋隋唐立

國蒸報釁見大氐君臣之禍甚於六朝夫婦之義紊於
唐代至五季之亂而倫紀全𥈭海內日尋干戈斬刈人
民如屠羊豕苟由此而不返則天地晦盲生類廢絕而
乾坤於是乎遂息有宋諸儒者出然後孔孟之道復明
大凡要事愈淺者則其防患也愈亟湯武之事孟子不
以爲非然後世無湯武之德而皆託於湯武之舉則不
得不嚴絕之齊莊公之亂晏子以爲非其親暱衛孔悝
之難子羔以爲弗及不與蘧伯玉於孫甯出君則先自

近關出其後甯喜弑剽而納獻則又自近關出一似苟全軀命而不顧恤其君者乃夫子稱曰君子三代以上婦人不諱再適故爲出母有服至宋儒守從一之經嚴失節之律今雖委巷婦豎皆知更嫁爲可羞矣古之論人也寬今之論人也刻何者時會日降事變愈滋苟非峻立其防則必有寡廉鮮恥浮湛取容而恬然不自知其非者此諸儒慮患之心不得不如是其切也孔子數稱管仲而孟子卑之所以救當世專尙功利之失亦猶

是意也吾故曰三代以上其道皆本堯舜得孔孟氏而明三代以下其道皆本孔孟得宋諸儒而傳天下一日而不昏亂即宋諸儒之功無一日不在於天壤至其著述之書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爲詬病今之學者粗識訓詁自以爲多輒毅然非毀之而不顧此何異井鼃跳梁而不見江海之大也

讀易論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學者每隨舉傅會而義無不可通故近世說經之家惟易爲最多然欲其切於日用則未見有能得之者伏羲之易有卦無辭文王周公之易有辭矣而未明其義至孔子言卦體言卦德以及六爻時位乘承比應之理易之大端於斯著矣然聖人明睿無所不照故其釋爻象之詞初不煩辭費也後儒不能及此於是各以私智旁相推測而穿鑿之弊以生大氐

漢魏以降易分三家一則納甲飛伏之術專取爻位干支而於經文槩置不用一則捐棄象數空言義理雖若依文申解而其失與舍經同惟因言以求象因象以求意其論述稍爲有據然於取象也正卦不得則求諸變變卦不得則求諸互互卦不得則求諸綜數者無一合又廣而求諸天象律呂夫是故說愈多而途愈雜嘗攷左傳蔡墨之言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以至見羣龍无首皆如此例

然則周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一爻變例耳而其說之繁亂已如此設使以一卦變爲六十四卦而聖人各繫之詞其以私智穿鑿要不知於何底止也然及其施諸卜筮卒未嘗有一符驗則其言之末必有當亦不待言而决矣孔子言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愚謂玩占之法如周史之於敬仲楚邱之於叔孫此在當日必有師授而非能憑臆爲之至所謂象者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類所謂辭者如於鶴鳴

子和而悟言行之應違於朋從爾思而明屈伸之相感
是則聖人教人讀易之法初不執爻象以求之者苟由
其辭而敷繹之抑猶近於學易寡過之意也

讀詩論

孔子言誦詩三百可以授政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今之學者自入塾卽讀三百篇然及其修於身行於家施於有政卒憒然無所得何哉古之讀書專務義理故旁推而交通之皆有用也今則壘守傳注膠固淺隘故詩雖存不能用其人亦終身如未嘗讀聖門稱可與言詩子貢子夏而已子貢因境及詩子夏因詩及禮境與禮詩未有也而二子會通之夫

是故可與言今夫緜蠻傷微賤也而夫子以爲知止車舝刺褒姒也而夫子以爲好仁春秋時列國大夫賦詩見志其所取往往非作者之意余嘗攷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子惠思我諸詩小序皆以爲刺君後儒則舉而歸之淫亂乃當日其國之卿方益歌以爲賓榮賓亦稱曰數世主如諸儒之說則譏刺淫亂皆不宜施燕享由此觀之古人之讀詩也逈今人之讀詩也執古人之於詩也左右推暨而無不得其用今人之於詩也泥章

句守訓詁其究不免爲耳食膚受嗚呼以耳食膚受之學而欲其修於身行於家施於有政豈不難哉不能修於身行於家施於有政詩亦可以無讀輪扁謂齊桓公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欲知詩之爲用則必先求其能言欲能言必無務於膠固淺隘而博求諸義理所在然後乃不爲輪扁病也

說文論上

保氏之教先辨六書許書自序云一曰指事視而可識察而見意見意諸本皆譌作可見惟漢書注不誤許以識意二字爲韻自象形以下皆同上下是也六書惟指事最難明藝文志言象事周禮注言處事三者異文而同指凡物皆有形可象而事則託諸無形故如上下之字必先列一畫而施直畫上行謂之上又施直畫下行謂之下此直畫者非形非義但以之表識而已又如尹從又握事其爲事不可得名則中作丿

識之本末言本之上下其爲地不可得名則以一上下識之使人察之而自喻也故曰可以見意既無形義可言殆尙近結繩之意故以爲六書之首乎賈氏周禮疏釋上下之義直謂人在一上下已乖本旨鄭夾漈詳列諸文往往淆入會意葢皆誤也獨體爲文合體爲字凡象形者獨體爲多如鹿㲋從比魚燕從火皆與偏旁不同許書已詳著之會意者會合二體如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之類所合二文必皆有義故曰比類合誼以見指

撝賈疏直言會合人意語殊不審且如大從一爲天曰從十爲古壹皆會意之屬此可類推諧聲如江河則專取其聲禘祫則聲亦兼義說解于祳言社肉受以蜃于璱言英華如瑟絃瑩得謂非聲與義兼徐鼎臣等見有義者輒衍聲字不已固歟轉注謂轉相灌注如木部則義必皆木水部則義必皆水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許書五百四十部其例自明夾漈謂日在木上爲杲在木中爲東在木下爲杳又誤以會意爲轉注近休寧戴

氏又謂爾雅釋詁皆轉注均說之無當者爾事形聲意皆體而借爲用故其爲類最繁有借聲者有借義者有音義各自爲字而僅以同類相借者此非臚舉所能遽盡如難本鳥名而以爲不易之詞畢乃罔罟而以爲事終之義許云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謂此僅借其聲者也然稽之經籍有不專於是者如苛小草也故察及纖細爲苛好察者必煩擾故又以殘害爲苛除殿階也升階者去下就上故以去舊爲除上躋者必拾階升則又以

遷官爲除𠂹象草木下𠂹之形𠂹則近下故古邊陲字從土作埀取其近邊也而埀堂垂成垂老之意皆由此生蒙本草類玉女之名其物蔓延故目不見者加目爲矇以其上覆也而蒙穉蒙犯蒙昧之義皆由此出此直借其義者也辤不受也辭訟也詞言也今經典辤詞皆通作辭飢餓也饑穀不熟也今經典飢皆通作饑則惟以同類相借者也古人聲近卽可相借而後人分晰轉嚴古人於六書童而習之故見而知其爲借非若後人

之先失其本原也亦有其字久爲通借所據覩其本義反若新異者不知古籍散亾其義偶不著耳如斯析也今皆以爲斯此字幸有陳風斧以斯之而其義尙存叔拾也今皆以爲伯叔字幸有豳風九月叔苴而其義尙存釋漬米也今詩釋之溲溲借作釋而其義隱矣迺與記同語辭今詩往近王舅謂作近而義又隱矣故崑山顧氏疑宋字訓居之非義者亦說之無當者爾若夫許之自序言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

論語孝經皆古文亦其大率如是實則兼采諸家下逮司馬相如揚雄無不備錄其足以正經文傳說之誤者如周禮師都建旗疏云師衆也許氏則作率都率帥古通字然則師當作帥而賈氏誤矣左傳澤之萑蒲舟鮫守之疏云鮫大魚因以爲官名考舟牧舟人見於月令國語未見有名鮫者許氏則云澤之目蘻目一作自隷書舟與自形絕相似此傳寫誤又云蘻或從又魚聲作魰然則鮫乃魰之譌文而孔氏誤矣其有與諸儒音讀

不同者如引爾雅騋牝驪牡鄭氏檀弓注則以騋字爲句牝驪牡合下元字爲句又云綦土夫也今說文本後人妄改釋文所引尚存舊本此以爾雅土夫王綦爲句郭氏釋草註則以芏爲夫王綦爲月爾此固各有師承未可以後人而妄合之者也榷而論之許書之爲功於諸經實非淺尠而深思而得其指歸則惟在於善讀者矣

說文論下

文字者經籍之本去聖久遠譌體日滋不有人焉董而理之則其義不可得聞矣故許氏之爲功於聖人甚大然謂其書遂無一字遺漏是大不然許自敘云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以漢志攷之蕭何著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既云以上則爲字當不止是許鄭皆漢碩儒康成於周禮媒氏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

為聲今說文無紨字又注儀禮大射儀云豐爲字從豆
曲聲今說文云豐豆之豐滿者也從豆象形亦無曲字
又注周禮司服云希或作黹字之誤也藻粉米黼黻皆
希以爲繡是希爲正體黹爲譌字今說文有黹無希其
偏旁有之周禮漢書多古字許書亦多未載然則其有
闕漏不亦信乎至其說解亦頗異同如裘皮衣也古文
省衣鄭於詩大東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也祀祭無巳
也或從異作禩鄭於周官大宗伯注云故書祀作禩鄭

司農云禖當爲祀則裵求祀禖依鄭義當各自爲字矣
宋徐鉉等新附字舛繆極多然槩加排斥亦非至論如
濤大波闤市門之屬見文選注引蒼頡篇篆文不應無
此塾字說文未有今人因以埻當之援後漢書齊武王
傳及東觀漢紀爲證愚初亦取其說今熟思之葢亦非
是門側之堂謂之塾經傳習見埻字則見於呂覽高誘
注音義全別叓自異文不容強併說解云垜射塾直傳
寫誤耳近人又於新附之字必從各部求一聲音相近

者以爲抵對其言率多難據如說文無幟字則謂卽織字以詩織文鳥章爲證然言部識常也周官司常注謂徽識也左傳揚徽者公徒杜注亦云徽識也則幟識古今字而言織者誤矣說文無昇字則謂卽升字以詩如日之升爲證然易升卦釋文云鄭本作昇卽以日部證之施施舒行也王風孟子皆作施說文有暆字鄉者往日也論語檀弓皆作鄉說文有曏字他部此類甚多則升昇義本甚異不能謂定無昇字矣古文假借通用實

繁見此點彼發爲通識方斥他人之非而已乃失之傅會是何異於五十步之笑也劉爲國姓說文無之小徐因疑譌寫爲鐂然鐂訓殺也古人賜姓命氏皆有義例后稷曾孫亦名公劉不當以殺爲義顧命注云劉鉞屬則劉乃器名鐂自訓殺經典假借作劉而鐂遂不見說文自脫劉字不當强說也漢人避諱極嚴故許於上諱皆不言義則原書如禾艸火戈示諸部必於部首但言上諱而不載其字其有此者後人加也是書上於安帝

建光元年而叔重至桓帝時尚存見後漢書西南夷傳桓帝名志說文無志字烏知不以上名而去之也殤沖質三帝在位未久又皆夭折當時殆不甚諱故雖改隆慮爲林慮而隆中之名如故李固傳自隆支黨比隆文宣楊震傳恩德兩隆並見章疏中蔡邕釋誨隆字再見今說文亦有隆字沖帝諱炳三公舉桓典忠義炳著義亦同此惟順帝在位二十年臣下宜諱之乃楊賜疏引若保赤子袁紹奏曰殫位爲師保許書亦存保字未詳其故大抵讀書之蔽非固卽鑿叔重以一人之力網羅散失放軼舊聞豈得遂無遺脫況其書傳寫非一譌舛必多學者亦守其信而闕其疑焉可矣

佛法論

佛者西域之一法耳求其說不可明用其教不可行六經之書垂世立教聖人惟恐言之不詳而不能以遍喻也乃彼則了悟爲宗故爲難解之辭以日相問難應者得如其旨卽爲大慧今讀其書多不可曉故曰求其說不可明天生人而卽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此非聖人之多事也生理不可息而苟非尊卑有制貴賤有等則相賊相夷而人類何以能久今如佛者乃滅

而君臣棄而父子竄絕人事以求所謂清淨寂滅然則由是以推不數十年宇內且無人矣故曰用其教不可行然佛自入中國已千七百餘年波流蔓延充塞天下非無明智之士悉力攻之而卒不勝者何也凡物之有功於人者聖人不能廢農圃醫卜之事小道耳然用其術可以利人禮是以有先嗇先卜之祭佛之爲法其說至麤鄙然爲下愚設法則猶足以濟正敎之窮何以言之鄉曲婦孺蠢愚冥頑貪妄成性有聖人者出告之以

如此爲仁如此則爲不仁如此爲義如此則爲不義而彼曾不喻也且曰人何必爲仁何必爲義多爲之坊而愈苦於不適則惟有畔去而已佛之言曰人能爲善則生可以致福利而死可以致安樂若其不然卽有水火盜賊以厄其生刀山劍樹以苦其死其說詭譎萬變而皆足以聳人聽聞於是愚夫婦者有所冀幸畏懼而不敢肆此直因其貪妄而利導之耳而於遏惡勸善則時亦有助焉夫是故攻之而不勝行之而愈遠殆亦以其

功歟若夫明心見性以自修爲極詣其功力亦與吾儒相埒然持此以教人吾未見其法之能流行於天下也

復姤說

學易者當自復姤始爲聖爲狂爲理爲亂胚胎杪忽黑白剖判語曰涓涓不壅遂成江河燄燄不息炎炎若何方卦之自坤而復也陽之象甚微焉者也然歷臨泰大壯夬以至於乾九仞之山非一簣之積乎及卦之自乾而姤也陰之象亦甚微焉者也然歷遯否觀剝以極於坤顛木之生非由枿之長乎商之時桑穀生於庭三日拱大戊懼脩德祥桑死夏承啓後天下已安已理太康

般遊夏德遽衰至墜厥緒夫太戊不過一念之懼而太
康不過一念之肆也商以之昌夏以之亡推始究終至
絕相反聖愚脩怠之幾亦如是矣善乎孔子之言曰小
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勿爲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故惡
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周公於乾之九三曰君子
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坤之初六則曰履霜堅冰
至三陽迭進乾德已成聖人猶危之至於陰之始生已
惕惕乎有堅冰之懼此正與復姤之義相發者也故防

待師長所詔告亦莫有加於是者故其器卒局於是而止是𧇊可惜也吳生載和學於余聞其言能不溺於俗是器之勝人者也余欲其恢之擴之以至於無盡焉爲是說以貽之

歸安姚文田撰

庚申科廣東鄉試錄前序

嘉慶庚申五月禮部以往歲有
恩科之詔至是始舉行焉因以廣東鄉試考官請
上命臣姚文田往司其事而內閣中書臣湯謙爲之副
臣文田自童齡就試摧挫蹭蹬於場屋者葢三十年幸
恭逢

聖主親政獲成進士由薇省改寘詞垣甫踰歲即
畀以衡文重任末學膚陋一旦受
眷顧之
恩於臣爲特厚而臣以久困之翼始拔泥塗於寒畯登
進之艱又知之特深
恩之厚知之深則于是役也又曷敢不勉竭心力以庶
幾上荅
主知而下對多士粤東位處南離文明之地也左控甌

閩右接衡岳盤亙鬱積五嶺是環大海在其南沐日浴月萬惟煌惑泱漭淡漫而靡有涯涘其精氣之孕育知必有偉人傑士時出乎其間況聲教所被淪肌浹髓者百數十年於茲則以其蘊蓄發爲文章又豈非操衡鑑者之極觀哉 臣 文田偕 臣 謙剋期入闈齊祓將事不敢恃有分校之人文無妍媸罔不親閱而開平縣知縣 臣 荆塏揭陽縣知縣 臣 馮亨會同縣知縣 臣 覃志業鶴山縣知縣 臣 陶鑑電白縣知縣 臣

吳晉勳花縣知縣臣狄尙絅徐聞縣知縣臣尹大璋文昌縣知縣臣劉敬熙長樂縣知縣臣朱溶平遠縣知縣臣馬思聖實司襄校亦各盡乃心無敢一卷輕置旣得士如嶺因擇其言之尤雅者恭呈

乙覽臣文田謹循例颺言簡端時監臨官則廣東巡撫臣瑚圖禮提調官則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臣常齡監試官則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臣吳俊攝其事者廣東督糧道臣葉汝蘭分巡廣韶南連兵備道臣朱棟及百

執事某某等官斯士者兩廣總督臣吉慶而下皆得備

書

辛酉科福建鄉試錄前序

皇帝御極之六年歲在辛酉值直省舉行鄉試之期
上命 臣 姚文田往典福建試事而刑部員外郎 臣 吳于
宣副之 臣 文田於是再典試矣聞
命戰慄惟恐弗勝往歲奉使粵東旣取闈中六千餘卷
而悉閱之始知趨舍殊塗詞旨萬變 臣 竊惟成周之制
鄉大夫於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法
至備也今之取士者藝而已矣然道德實出乎其中其

人寬易正直則其言必純粹和平其人通達事理則其言必剴切明著若乃騁浮華務剽竊望而知爲淺薄之器至於詭遇苟合其所以爲心術之患者更不可究詰也故論文如入五都市其百物良楛具陳愼其所擇而使之知所趨向是在校士者矣校士之道又如射然必先定其埻的然後中否可以立決經義代聖賢立言則言中之義理卽埻的也置此不務而爭得失於好尙之殊其是非果有當耶閭省道學昔稱極盛五經四子之

書先儒闡發殆無遺蘊士子孰聞其鄉先生之教則必有根柢道德而不胥爲浮華剽竊詭遇苟合之學者異日拜獻其身可收

國家樹人之效臣與臣于宜星馳入闈昕夕披閱不遺餘力復念學識檮昧於聖賢義理未能窺見萬一惟愼守先儒傳說以爲埻的庶幾拔十得五以上追成周興賢之盛是則臣等私心之所冀幸者爾維時司分校者

臣丁曰恭臣趙睿榮臣靜志亮臣馮瀚臣趙文熊臣石

鼎臣許廷梧臣張會太臣王家景臣賀祥臣部自錦臣
蕭穎齋肅將事罔敢不慎旣務求立言之不詭於道者
錄之而復取其尤以登
乙覽臣謹卽拜手稽首颺言簡端其例得書者則監臨
官福建巡撫臣汪志伊以下官斯土者閩浙總督臣玉
德以下今皆備書

嘉慶丁卯山東鄉試錄前序

嘉慶十二年歲在丁卯七月八日

上方御勤政殿聽政　臣文田以載筆備員恪侍班次既

出始知有山東考官之

命隨於翼日奉摺陳謝尋蒙

召對

諭以山東人文素盛歷科皆遣大員前往汝學行爲朕

深知故以命汝

天語跪聆感慚無地自惟材質庸下游荷
寵施至優極渥懼鑑別溷淆無以仰副
知遇況鄒魯孔孟之鄉尤學者之淵藪哉旣而思之於山不見泰岱無以知衆山之爲培塿也於川不見河海無以知衆水之爲潢汙也史記稱齊魯之閒文學其天性自漢唐來經明行脩之士不可僂指數則其佩服聖人之教而又熟聞鄉先生之嘉言懿行以發爲有本之言而一竭其海嶽之英奇者豈非天下極觀哉得舉其

文而快睹之正昔人所謂大幸也夫

國家得士期於有用然事君先資其言則欲其人之有裨實用非能言孔孟之言者而何取乎設科之用經義猶是意爾是猶將以此邦人文爲世矜式也 臣既以自幸益兢兢惟恐隕越遂與副考官 臣朱瑢尅期入闈齋祓將事卽率同考官 臣吳錕 臣平遠 臣馮春暉 臣楊嗣曾 臣魏士俊 臣劉加封 臣唐晟 臣郭志青 臣王廷元 臣沈士煜 臣張煦 臣王德修等悉心校閱凡所以爲鑑別

之程一準諸此誠敬繹

皇上所以稱盛之意而庶幾取舍之或有當也旣錄定

其文如額因更擇言之尤雅者颺言簡端祇陳

乙覽惟時監臨巡撫臣　某以下及官斯土者某某等例

得備書

嘉慶丁丑科會試錄後序

竊惟聖賢之言所以垂教萬世者非徒爲誦說而已固將胥天下而俾之有用也而學者習其文而通其義亦非徒爲講貫而已固將因其言而致之於用也是故經義之興遠軼詞賦豈惟所託者高亦謂優柔厭飫苟至於有所發明則脩巳理人之要在是矣自淺者不察以是爲弋取科名之具故乃矜尚詞藻排比聲律其極或至蹐駁蕪雜而斯事遂盡歸無用葢其於

國家取士之意亦失之遠矣茲歲三月屆禮部貢士試期

上命臣曹振鏞臣戴均元爲正總裁而以臣姚文田臣秀寧爲之副臣文田末學檮昧仰沐

聖恩屢司文柄聞

命之下戰懼恐慄惟恐不勝私幸頻年獲侍

禁廷日捧

丹毫涵濡

聖學又時親承

彝訓於因文見道之指得稍稍窺其涯涘謹隨同 臣 振

鏞等悉心校閱務求其於聖賢之言確有發明者采而

錄之庶幾學有本原他日可以施諸實用夫虞書有云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科舉之設亦惟以其言耳然天下

有能言之而行不逮者未有其言一無可采而反能見

之行者也此則 臣 等秉取之私意必以是為準亦期於

聖天子簡畀之

渙恩或可稍酬萬一云爾既擇其尤雅者恭呈

乙覽因循例綴言於簡末

詩經匡說序

漢人說經各有家法惡夫鑿空而爲之也然其弊膠於古訓牽於師說往往支離破碎而詞義反隱自王弼注易始舉舊說而捐棄之後之言經者宗焉然其弊或失之妄余嘗謂漢去古未遠其說典禮名物雖亦依仿推測而終勝於後世至浚求其意義之所在則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何則名物者積久而愈晦義理者推闡而愈明者也鄭康成爲漢大儒其釋詩則易毛萇釋禮則易

先鄭杜子春釋三傳則易何休謂先儒咸說而不容有
一字之增損豈篤論乎聖門雅言詩爲稱首其曰可以
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凡使學者吟咏反覆而各得
其意旨之所在此與說典禮名物者有異朱子自言所
注各經惟毛詩可信無遺憾乃今之抨擊者特甚焉試
取毛鄭孔朱之言而紬繹之則朱子之勝於古人者亦
多矣沈子昆貽理經學有聲所著詩經匡說一書不滯
於訓詁不溺於傳註惟以經文反覆涵泳而自得之遂

使當日忠臣孝子勞人思婦之隱衷皆流溢簡策如繪如訴可不謂善說詩者乎其說凱風謂與蓼莪同意說鴟鴞謂周公未東征時作皆與經文情事甚合獨疑鴟鴞見於尚書凱風見於孟子則舊說不爲無據豈二事古有所受之耶昆貽余中表兄束髮時偕應童子試後余南北奔走不見者幾三十年讀其書又悲其老而不遇也故亟爲序之如此

孫際雲毛詩注序

詩有四家毛詩最晚出故漢時不立學官自毛詩興而三家遂廢言者以其獨得作者之旨如釋鴟鴞與尚書合釋截馳碩人清人黃鳥與左傳合釋小弁北山與孟子合鄭康成初爲韓詩後更用毛者以此愚攷今文尚書與孟子皆早出班固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又云賈誼爲左氏傳訓故以授趙人貫公亦爲河閒獻王博士貫公子長卿又受詩於毛公則烏

知非毛公及見諸書而爲之歟據兩漢儒林傳止言有博士毛公陸德明引徐整之言始有大小毛公之名今不知其所本宋世辨詩序者三家王質鄭樵及朱子也朱子又集衆說而爲之傳攻者徒以說鄭衛淫詩太多然朱子之言略本許愼是亦漢人之學毛傳釋何彼穠矣之平王以爲平正也於齊侯無異解以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推之其辭當不異周頌成王不敢康此成字傳無明文詳見孔疏不顯成康曲說支離要確然

知其傳會則不容以朱子臆改而輕詆之也然毛傳要是古書鐘鼎盤盂秦漢所留遺尙皆以爲法物况說經之書乎今之學校習用朱傳學者遂棄毛氏如土苴亦蔑古者之咎也平湖孫君際雲肆力於學作毛詩注三十卷雖鄭箋亦置不用猶得漢人愼守師說之意其兄子逵攜之行篋出以見示因爲之序云

春秋大事表序經序

文田自束髮受春秋竊苦其難讀及見諸家說經以爲一字增損皆有義例而又予奪褒貶言人人殊於是益瞀亂罔惑而無主也其後見朱子有直書其事之言向之衆難塞胸者豁然以解然猶未敢信之堅也嘉慶己未歲文田由中書舍人蒙

恩改官翰林與脩

高宗純皇帝實錄時距

高廟踐阼之初蓋已六十五年昔之勳戚舊臣更無一人在者

上特敕滿漢大學士尚書等八人爲正副總裁官而大司空南昌彭文勤公實主其事於是先擬

進書法條例遂移取內外記注六科史書暨內閣舊貯文簿章疏選派儒臣分年編輯其時契勘諸書卽有時日歧異姓氏錯互且多殘缺者旣在

廷無可咨訪則又分咨中外各衙門檢取原案以求信

實而其覆到一以歲久冊籍黴爛爲言後五年文勤下
世繼之者爲今大司農歙縣曹公未幾曹公視學江右
再繼者爲前少宰萍鄉劉公總理之人旣凡三易至於
分纂諸臣更不能詳舉矣迨書成之日體例雜揉繁簡
殊異
上乃載命詞臣專司畫一竟以簡策繁多有不能覆定
者皆如其舊文田自初設館至蔵事實皆與焉然後知
作史之難固如是也夫以

國家中外乂安車書一統典籍未嘗散亡政教未嘗廢
缺上有繼
志述
事之
君下有博聞通達之臣然菫菫數十年之間而記載猶
不能出於一況春秋二百四十餘年當是時王室不綱
列邦多故加以紀載各殊赴告不一魯史據文直書以
存其事而已洎乎孔子脩之其本無者既不敢增其本

闕者亦不能補則一皆仍其舊文讀者乃執一字之繁簡而輒妄生異說豈通方之論哉今以經文言之如同一錫命也而莊元年則稱王文元年則稱天王成八年則稱天子同一弒逆也而鄭髡頑楚麇齊陽生則但書卒莒庶其晉州蒲薛比則稱弒以國宋杵臼齊商人莒密州又系國以人餘卒舉其臣下之名臣子無貶斥君父之理弒逆無可從隱諱之條則舉其大者而他可知已無錫顧震滄先生撰春秋大事表取十二公之紀分

爲五十門采輯衆說而平淺之大率以朱子之言爲本洵可謂卓識矣其中頗有詆訶左氏以爲妄撰者愚謂左氏與公穀不同公穀乃後世經生之言故其文抉摘經字多生異論如穀梁於桓之書王牽涉宋曹支離實甚自昭三十二年至哀六年書仲孫何忌者十二獨定六年冬傳寫脫何字公羊遂以爲譏二名雖前後文亦不照矣左氏於敘事則首尾完備於戰伐則疆域可稽於世族則子系不紊此必有所依據以爲本而非能鑿

空爲之者雖其事亦或難信如夷姜齊姜之類當由其傳聞過差而直以爲左氏私說未敢以爲然也要其書攘剔榛蔓宣明大義實爲有功於聖人惜卷帙繁重學者未易遍讀楚雄太守包君敏前官開封分守時政餘多暇復取顧書之散見各類者仍依經以爲次輯其要論件系於後間亦參附已意多能匡顧氏之不逮文田借讀再周喜其文簡而義明也趣之授梓以惠來學而猶恐世之說經者牽於衆論而不能淩也故舉昔之所

身親者而詳告之

唐虞至三代年譜序

秦火以後典籍無存太史公作年表自共和以前不錄蓋其愼也後人紀年多不可信汲冢竹書出自戰國其書最爲近古以其中有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事與諸經違異論者遂輕置之然七國時傳聞異詞如瞽瞍朝舜伊尹要湯之類見於孟子書中者已不少是書特不能辨而錄之耳樵李徐圃臣氏作天元厤理謂劉歆增竄古年以符厤術惟據竹書以推尙書詩經春秋日

食皆合則其敘述年世必當有據余見後之述世譜者大都以史記爲本方史公時左傳未出故其摭拾舊聞今以相校時有抵牾則其前之無徵者可遽信乎竹書厲王十二年奔彘共和行政十四年而宣王靖立通得二十六年史記乃四十八年是增多二十二年然猶未定誰是玆得一閒可以互證者史公作列國世家惟魯敘次最詳而獨闕伯禽年數据漢志及帝王世紀皆云伯禽立四十六年卒於康王之十六年攷伯禽受封當

在周公歸政之後故詩有建爾元子之文傳有命以伯禽之誥竹書成王八年命魯侯禽父其始立當在是年下距康王十六年正四十六年也竹書十六年條下援云十九年魯侯禽父薨十九年三字必有舛誤自此歷考公酋煬公熙幽公宰至魏公濆之卒史記凡七十四年竹書闕載考公煬公於昭王十四年云魯人弑其君宰穆王四十五年云魯侯濆薨合計之與史記年數正同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史記言三十七年竹書實三十

九年厲公卒子獻公具立竹書缺史記云立三十二年竹書紀厲王時事有脫攷行實當三十七年七九二七蓋傳寫致誤獻公卒子慎公濞立史作眞公年數亦同慎公卒子武公敖立史云九年朝周是夏歸而卒表作十年竹書實十年攷世家宣王二年眞公卒周本紀又云宣王十二年魯武公來朝則明是十年竹書亦系武公薨於宣十二年自此以至隱公無不皆同然則史公之所据者蓋本魯厤而即足以證竹書之非妄矣若其

分年系事沿謬亦多如云帝相居商邱非謂帝邱為商邱即謂相土為帝相經傳具存尚堪互校又如魯用大禘於周公廟此後人之僭而以為成王時事亦周末人妄說也攷水經注史記索隱諸書所引紀年與今本多不同或出後人妄增亦未可定其最優者梁惠王三十六年復稱後一年如是始與齊宣宋偃魯平先後相近而孟子年次亦可攷不則燕噲之亂系於齊閔雖孟子且難信矣竹書末稱今王乃即襄王以魏人記魏君又

郎納於其冢豈得有誤此亦古書之可貴者也余故編次唐虞至周末年譜一以竹書爲本仍博稽經傳參互相考去其不可信者疑則存之庶與後人之專据史遷者爲稍異焉

東臺縣志序

郡縣之有志與國史同疆域有分并制度有沿革皆將備書其不同者史於賢否並錄志則存善去惡爲稍異耳要其旨則皆在於簡而該詳而不冗今之爲志者其失有二地理則沿譌襲謬而不究是非人物則博引繁稱而或非地產務矜繁富罔恤體裁矯其弊者又往往因革無聞姓名多軼將使後世於何取徵焉又如人物一門卽史列傳也次其年世詳其里貫自文苑方技隱

逸釋道列女而外皆可先後聯綴同條共貫使覽者開

卷易明今乃多為子目煩碎支離旣以地分復以類別

或一人而彼此互收或同時而卷第懸隔甚且志人物

矣復列名臣寧波志傳經濟矣重標宦業徽州志若此類者

詎云盡善嘉慶己巳歲余奉先人諱家居時阿厚庵直

指視鹺兩淮聘余重脩揚州府志比年供職

西清又承

命纂石渠寶笈三編其中姓氏每資考證因雜取直省

州郡志讀之求其繁簡得宜者葢無幾焉然後知作志之難也東臺置縣於今六十年初尚未有志也邑人袁茂才承福以時脩郡志因詳咨博考爲東臺志槀若干卷來質於余見其書簡嘗詳盡無前所謂務矜繁富及鈚略煩碎諸弊旣采以入郡志復勸令付剞劂䤼於工費事遂中輟茲歲夏茂才走書京師言志稿重加討論稱完書適錢唐周君來宰是邑亟爲捐貲設局開雕將蕆事來乞余序簡端茂才履素好古余夙所服膺而周

君之贊成是舉亦不媿爲賢有司也因詮次其事之顛末竝以鄙見之所及者附質之未知其言爲有當否時

嘉慶丁丑四月既望日

重修松江府志序

郡縣之有志其體實昉於經禹貢志疆域山川而特詳田賦之等職方紀山澤男女而叓辨樹畜之宜凡以爲民事而已至後人參用史例於是舉職官人物風土藝文皆薈萃之而成爲志於以垂久遠備考稽意良善也要之以民事爲重東南本澤國故水利最關民生之利病自有明以來蘇松賦額甲天下則尤爲一州生命所繫斯誠凡在司牧所宜究心者嘉慶己卯冬余奉

命視學江蘇松江太守宋君以重修府志來乞弁言讀之宏整詳覈其纂輯具有條理人物一門不多列子目體裁至善而於水道之疏瀹賦役之蠲除下至隄堰修築之法靡不備載可謂尤見其大者矣君官吾浙最久所至有惠聲去後之思猶在人口蓋其居官心在民瘼故浙人愛之如此於是書可以知其政也夫志乘之作今皆以爲垂久遠備考稽而已烏知其切務猶不在是哉余故推本於經以爲後之司牧者告也

毘陵惲氏族譜序

昔鄭樵言譜系之書自五季而其學不傳然齊高帝自稱蕭何二十四世孫其六世爲蕭望之今攷望之由丙吉薦用宣帝自在民間已聞其名誠使酇侯之裔則帝又安用詔求何後（詔求事見蕭何傳）以白居易之通才而自敘所出謂由白公勝傳白乙丙則譜牒之難言不自五季始矣左傳稱公孫揮能辨族姓知他人之不能辨者正多且如晉有欒氏齊亦有欒氏齊有國氏鄭亦有國氏

宋有孔父其適魯者爲孔氏衛亦有孔氏爲姞姓而鄭先有孔氏與洩氏子人氏同稱者後又有孔張之族青以鄭而冒衛房本李而改京又如沙陀爲李西夏爲趙凡斯之類傳世久遠支派易訛故後世作譜而欲遠稽諸數千年以上其爲難信情事實然毘陵惲氏族譜獨自西漢至今千八百年珠聯繩貫中間未嘗有一荒忽誠宇宙間不可多得之事矣顧余讀之不能無疑者譜託始於貞道公諱子冬爲漢梁王左相見司空伏恭所

譔墓誌以其事推之當在漢成之世攷漢書百官表諸侯王僅置一相並無左右誌首云梁邸富甲諸侯居天下膏腴之地招延四方豪傑之士無曠日此全錄漢書梁孝王傳又云梁邸恃后妃之密驕恣不道相禹不能正其非尋而事干中冓欲據國僭罔相禹二言據漢書乃梁王立事距孝王已八世矣自孝王之子共王買已國分爲五至王立時國謚削不應牽連始封時事然其稱后妃者謂景帝太后也言僭罔者謂警趯儗天子也

則似仍指孝王下云又三年新室簒逆前後相距百六十年甚爲舛誤原姓篇又譌爲梁王永則叓在莽簒之後時代皆不合谷永未嘗爲太傅江都國自武帝時已改廣陵方王立與翁主亂因怨望爲相禹奏事並發有司請誅之賴太中大夫谷永疏得寢以誌文校之無一脗合其爲僞作灼然無疑然譜前已七修未見有糾其誤者與其過而廢之甯過而存之殆後人愼重之意耳後叓有爲齊司隸校尉平江路總管者司隸之官創於

漢武廢於晉元平江路至元時始有皆非齊官疑亦爲傳寫之誤余獨取其定祠田之議詳祀禮之文反復懇至一以孝弟爲本以禮義爲言使其後人則而守之因以緜先澤於無窮則億萬年無數之詒謀其可爲世法在此矣余家婦實惲氏故與惲有連因其族人來乞譜序謹以所聞者著於篇

沈舫西詩序

舫西沈公既沒之期月其孤如鎔將刊遺集行世以至戚情好無如文田者緘其集走使以告屬爲論次焉且曰先君子嗜善如飢渴而年不副其德趨事如赴敵而學不竟其用今所恃以傳後者惟此耳幸審定而爲之序文田恐決擇不慎則以請於祭酒吳穀人前輩抉剔剗削得定本凡若干卷公由中書舍人數遷至監察御史以直言有聞於時所論列關

國家大計其副在史官今並不敢著錄他文又無存者故所輯惟詩而已予長有言詩以道性情然安樂則其音和憂愁則其詞怨抑又時與地之不同公生
全盛之時藉門蔭早歲登賢書由薇省入直樞禁贊筆雍容道揚
休美暇則與在朝士大夫飲酒賦詩爲樂故其詩無激楚衰颯之音固其所處然耶季年一出守泰安即引疾歸授生徒以終人以是爲公惜而公方徜徉山水以適

其志趣其所自得蓋又幾於道矣公詩之所得力祭酒已詳敘之文田故述公本末使後世誦其詩卽知其人是亦尙論者之一助也

石軒詩鈔序

嘉慶戊辰冬遇故人黃東井司馬於邗上屬序其弟石軒詩鈔蓋距石軒之沒已二十年矣余與石軒定交在乾隆己亥至是且三十年時與吳竹巢五鳳丁秋水濬張秋輝文照同讀書武林之萬松書院同舍生十餘人然趣嚮之合無如數君者把酒論文常夜分不倦自正月至五月乃散去秋水以是年舉於鄉庚子癸卯秋輝竹巢相繼捷及甲辰余再至武林所見惟石軒耳丙午

石軒亦登賢書繼此遂不復相見後聞石軒卒於京師為怛傷者旬日又十三年而余奉使粵東時東井方宰海陽余以石軒得交於東井因知石軒子已成立詩文集皆有存者而惜其不多也會余迫於限役未及索觀之茲東井出以見示既喜良友雖沒而藉是可以傳世無恨復念武林文酒之游情事如昨而石軒宿草久蕪墓木已拱又於邑不能自止石軒之為人和易謹默其詩不恃才力而淵如奧如動中法度東井既詳言之余

故迹嚋昔之交於石軒者使兩家子弟久而不忘關竹巢已自隆安歸當舉以相質秋水秋輝皆久爲異物又因石軒而思二君矣

許方伯遺文序

同年許周生兵部以先方伯時文集屬爲論次文田受讀竟因爲之序曰時文者雖創自近代其體實經疏之遺故嘗代其人立言期於依文申義而已然暢先儒之成說易發聖賢之奧旨難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則論辨而義乖詞煩而指隘操觚之士或排比聲律或矜尙藻繢其於資力之所近可謂旣竭吾才去說經之遺意則遠彌甚矣方伯少以能文雄於郡旣貢成均冠鄉

薦以名進士入薇省歷典外省試定取舍之衡廣造就之路必求其言之有當於經而止服官三十餘年凡有所得皆見之於文發明大學誠字於經訓尤有功文用童穉時即知方伯名然所見皆遇合之文如游江河者涉其涯而未知其源流之所極也既得窺其全因就彼體裁釐爲二集雖詞旨繁簡不同要其本原則一耳吾郡在前明以經義稱大家者首推許恭簡恭簡於聖賢之言皆能心求而躬行之故其爲文明白純粹能使讀

者怡然而理順方伯恭簡族孫也然則其淵源蓋有自

矣

皇甫香疇時文序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余以諸生選入成均時桐鄉皇甫君亦舉於鄉是年實預行己酉正科故余於君得稱同年生然未嘗相識也余友嵇岳源因山每稱香疇文不去口香疇即君自號因山其同栖里居又近故知君為獨深余因願得君之文一快讀之而南北轍常左迄不得一見未數年遽聞其殂謝嗒然喪者終日余因謂因山子數稱香疇文今香疇死矣其文存佚不可知他日

歸當裒其遺集亦友朋之責也因山應之曰諾後五年
因山又沒於京師嗚呼此事殆亦已矣嘉慶壬戌正月
余方奉
恩命視學粵東君弟子丁士咸等緘其遺集以來丏序
於余余甚喜諸君之能有是舉讀其文則堅密沈至仰
屋搆思之神楮墨閒一一如繪真能冥心而自造者宜
因山稱之不置也其閒有意義未甚完備者竊以己意
稍加刪汰蓋言貴精不貴多無取充卷帙為耳讀既竟

亟書此數語歸之以期其速成事嗚呼因山已矣惜不令一見之又不勝宿草之歎也

河南試牘序

制義者經疏之遺故其爲道也嶄於發明經義而止然此則已不多見矣其究莫如言法今人之所謂法者法其所法非我所謂法也我之所謂法者有起訖有離合有虛實有關峽一氣貫輸不雜亂不凌躐如此而已此自賈董馬班韓栁歐曾以來未之有易也今之所謂法者如定式必先作講乃是虛說大意古文論著亦常有此故講下率以如字入題猶云卽如某事是也今乃於

一講全數說盡則自講以下可不煩更作矣或又云開首二句必須將全題總挈謂之擒題且如今人作一簡札遂可於一二言中將書中之意傾囊盡出乎亦適見其不可通矣又如作三四句題至於長章必於講下先扣題尾謂之清界限不知題之界限一講已先立矣安事此疊牀架屋爲耶且如今人相接前語未發而已出其最後之言理得通乎其原由於題出割截在命題者意在避熟而實已乖說經之旨然作者能就其首尾詮

次分明猶未爲失也自有一二庸妄之人創爲扣下度下挽上之說於是天下靡然從風奉之以爲金科玉律自初學搦管爲文父兄卽敎以如是方爲應格而衡鑑者亦斤斤執此以定多士之優劣吁可怪也又如題有偏全此由命題者爲之聖賢之言本不如是其法亦惟有就其首尾分段詮釋乃切切爲補綴斡旋之計試思作者將代聖賢立言乎抑將代命題者立言乎又如題句歇後前人謂之虛縮其法但有於上下語氣線索皆

明隨文淸還而下文自到乃將下文全攝在內而以題句勒住改竄經文塞斷去路其始出於方文輙不知其大謬誤也余嘗謂今之子弟未嘗無天資秀異能學爲文者自其始就傅時卽已將謬戾之說蟠據其中則先入爲主而皓首而不得其指歸矣自前明以制義取士及今四百餘年以時文名家者先後林立然從未聞有如此謬論者不解今之人何以翕然而從之也夫時文與古文面目雖異而其法則同大致歸於不雜亂不凌

躐而已今將代孔孟以立言而孔孟無此雜亂凌躐之言也學漢唐宋諸家以爲文而漢唐宋諸家又無此雜亂凌躐之文也然則諸生宜何法焉使者學識淺陋濫竊持衡安能以一人之識見盡易天下之步趨然既有所知不敢不以正告至於試牘之刻非能有驚才絶豔足以矜式一時亦擇其言之醇而不戾於法者録之而已是爲序

江蘇試牘序

國家以經義取士其遠出詞賦策論上者非止所託者尊葢以言孔孟之言必將心孔孟之心取其義理而熟復之然後發之爲文章者存之卽可爲德行故斯事非苟而已也淺者不達乎此惟知爲致飾悅人之事夫是故本原日薄而士之器識亦因之竊嘗論時文之爲道有心學有目學有耳學鋪張新豔馳騁浮詞不擇醇疵不別時代苟圖覽者賞其腹笥是謂目學聲應金石調

叶宫商節奏鏗鏘聞者心悅遂使聖賢之言下儕詞曲是謂耳學斯二者皆時俗之所謂能文者不知斯事專務義理求之於心而有所得然後文詞乃不爲虛附耳學之弊其體失之卑弱至於漱六蓺之芳潤鎔經義以鑄辭陸機劉勰固嘗言之天下有樸鄙固陋而可以爲文者乎然慎淩擇嚴取舍必求無戾於聖言斯可矣若夫篇幅脩短豈有定程大旨在於言盡而止長江大河一邱一壑各有境界詎能一格士子等妄信傳言以爲

使者專取短篇以是試文相率不過五百餘字求其醇茂而暢達者殊不多得甚可駭怪又聞書肆私刊試牘謂出自使者手定其中妍媸雜出茲編之刻事不可已顧第取其有當於義理者而初非計較短長又不可不爲多士告也嘉慶二十五年七月朔日書於澄江學使官廨

可久錄序

孟子言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月令則有掩骼埋胔之文先王所以爲閭閻計者至詳且備我

朝

列聖相承惟以仁愛斯民爲亟務故

詔有義塜之設例有火化之禁其

施德及下而不遺於枯朽如此有心者誠能推廣而力行之則惠澤周於泉壤矣吾湖廣仁堂之設自邑人徐

萬椕始而搢紳士大夫從而贊成之嘉慶丁卯冬余奉
諱旋里以　先君子嘗與斯事也因爲請於郡守戴公
邑侯涂公洪公通詳立案以垂永久戴公首捐廉以倡
先後邑父母又爭相佽助用示激勸其後聞風慕義者
遠邇麕至搆屋廬以處棺櫕闢山壤以瘞骸骨計已爲
室若干楹置地若干畝三年之閒所收瘞至五千餘具
其功德爲不淺矣徐君家不中貲而孜孜好善不勌誠
可嘉尚而吾郡縣諸司牧及鄉里士君子之樂成善舉

務使死者各得其所歸其於
國家仁愛斯民之心可不謂善推廣而力行之者乎夫
事莫難於慮始旣始之矣而又慮其不能以久今是事
旣達諸長吏且泐石以垂後固不慮其久而遂隳惟是
章程之損益諷輸之衆寡則不可無籍以稽也徐君因
彙鐫成帙而余爲之序其簡端時嘉慶十五年歲在庚
午六月朔日

雷祖志序

自古神聖賢人其功德及於天下後世則生而爲人沒而爲神如羲頊五帝重該五官皆是也至其德之尤盛則子姓蕃衍及千百祀不衰如上古帝王其後裔皆昌以大是也獨其始生往往有異薦紳先生或不道然元鳥啟商巨人造周竝見於經又皆出夫子刪定豈不可或信愚謂洪荒甫闢乾坤肇建斯時豈有倫類匹偶而生類總總忽焉而有此孰非氣之所爲則偶以其靈異

之氣不假孕育而生偉人夫亦何所不可特難爲拘墟者言耳雷州之有雷祖卵而生震而出翼而爲神其爲一方禦災捍患功甚著故自有唐訖於我

朝咸加尊秩展祀勿替其後人陳復道等乃纂輯事迹成志來乞余序余愳世之或以爲誕也故詳論之如右抑又聞之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雷於易爲震於德爲生其道福善禍淫故易言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言皆正也今是書臚舉靈異乃有因其喜怒以爲威福者此

必非神之所爲後人不達事理而雜舉其事之偶值以
聳聽聞此後人之失也

煙波釣叟圖序

嘉慶丙子秋表叔張君鏡湖以書來京師屬余爲作煙波釣叟圖序叟者孰謂君自謂也君年十六寄余家讀與余兄弟同研席尋與余同賦采芹明年偕試高等又同食廩餼方是時君踔厲駿發思以績學自見於世旣屢應省試不遇則襆被游京師以爲長安多名公卿必有得當者復再黜乃喟然曰遇不遇命也如飢來驅人何先是嘗從太谷溫太史視學陝甘至是復從崔滄亭

太守於蜀遂涉滇池入黔楚偕宗人鄂樓叅大帥戎幕鄂樓督江右糧儲以疾去復分守登萊青道其後陳臬山左君未嘗不從也歲辛酉余奉
命視學粵東招君與偕赴又嘗涉海至瓊山比歲則入閩從葉香海司馬游蒞先後三十餘年君足跡幾遍天下西年亦將老矣君懷才無所試既老且倦游則浩然有思歸之志吾鄉山水清遠唐張志和浮家泛宅卽在於是行將製輕舸載竿綸與漁童釣叟爲侶是圖所由

作也余因憶壬寅秋薄游婁東過太湖見小舟繫柳陰下有漁婦理漁具一老翁酌酒對之意良適自思百年旦莫耳何苦終歲爲形役遂作詩寄婦云爲客經時尙未還五湖秋水照塵顏何如一舸攜家去浩蕩煙波得自閒婦荅書有爲君親手織漁蓑之句嘗擬作織蓑圖中歲宦游久而未遂聞君言輒爲之嚮往故因是敘而幷及之

游擊周君徵言序

嘉慶己卯冬余奉

命視學至江南時蜀人周君志林以游擊守江陰得相見詢知君由武生入伍歷戰陳者凡十年初以楚黔苗不靖君隨四川總督討平之白蓮敎起復隨統師內大臣德楞泰攻克金峨寺諸處追蹤至鄖陽殲賊甚衆嘉慶三年師至儀隴土門鋪君追賊受矛傷又攻克營山之大蓬寨八年禽首逆會芝秀前後凡百餘戰積功至

都司凱旋後始再擢今職方君之征苗也年十九君父母已爲君聘室卽今陳淑人是也婚有期矣會軍興遂中輟及追賊被創因留滯大蓬寨君父母念子甚則遣兩弟遇林志龍詣寨視數日歸道出黃連埡遇賊羅其淸死焉君聞之痛不欲生使人求其尸不得兩弟旣不歸外人因訛言君亦及難父母慟幾絶尙不敢使陳知而淑人已有聞矣泣請於親願歸周終其志且曰吾夫子存亡不可知然兩叔事已信吾不往誰事舅姑者親

不能奪從之是年十月羅其清兄弟被禽君遂得夥賊
見中衣卽弟物持首訊其清稱妻弟有駢指可辨斫其
手果駢指遂醢以祭兩弟此丁巳歲事也後九年君旣
擢都閫淑人年三十八矣歸始諏吉而成禮焉方戎馬
蹂躪之際君兩弟不避艱險以從兄於行間孔懷之誼
篤矣不幸斃於賊君日夜泣念而竟得其仇以報豈非
有陰相之者哉淑人守節不奪功成得完聚且荷
國恩蕃後嗣亦天之所以報之也淑人旣徽流志乘余

更兼及君兩弟死賊顛末以告世人詩曰原隰裒矣兄弟求矣不能不爲之三歎不置也

四書注說參證跋後

續溪胡思平先生績學敦行造次必於儒者所撰四書注說參證一書不務立異而背先儒亦不肯苟同而失經意期於推闡道原補苴罅漏洵可為朱子功臣而其斷斷置辨者則尤在性情二字謂經無以性屬理以情屬欲之文因舉孟子所言為證要足正漢儒以來詮解之誤愚因其說而由繹之竊謂性原於天本無不善情發於事則不能必其一歸於善中庸以未發為中此確

然無所偏倚者所謂性也至其發之於事則必皆中節而後謂之和以其猶有不中節者在也泉之始生澹然而清及其流溢四出則雜於物而爲滓穢者有之謂此非卽始出之泉不可也謂此卽泉之本然亦不可也情之於性亦猶是巳然則謂情非性不得謂情卽性亦不得二者各舉其一偏矣孟子以四端言性此以泉之始出者言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卽以此槩其發也可乎若程子所言情其性性其情其說出於王弼固未能無

失矣是書辨論二百餘事其解中庸鬼神謂朱子解釋極精亦足以祛學者之惑先生之文孫秉虔與余同歲成進士以將付剞劂屬爲校勘因跋此數語歸之時嘉慶己巳五月歸安後學姚文田書

跋玉延秋館圖後

法學士梧門作玉延秋館圖陳稽亭工部爲誌其緣起學士謂文田曰是館也乃吾所意搆者蓋將拓數弓於詩龕之側而猶未遠也文田應之曰有是圖則有是館矣公豈以是爲烏有乎今夫天地傳舍也古今幻化也今日之所息遊自明日觀之已不知其安往李衛公營平泉莊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未幾而爲洛陽有力者取去然則平泉亦虛搆也元都觀千樹桃自夢

得去十餘年一變而爲兔葵燕麥然則前度桃亦虛種也吳支定作玉延亭而石田翁爲之圖今是亭不知其存否獨石田之畫流播人間學士大夫愛之如拱璧則亭之虛寄乃不若圖之久存矣茲公既爲是圖將由此而締搆之或春朝秋夜與二三友朋觴詠遊憩於其間固一時之適也即不然而以斯圖傳之後人使彼聞公之風者爭得是圖以爲快即謂之有是館也可學士曰然遂書之於簡尾

題沈小如觀察津門拯溺圖後

嘉慶五年歲在庚申余奉

命典試嶺南七月十五日行次贑州時淫雨盛行未及暮寧都蛟水驟至贑城西北倚山爲固居民爭走上山其東南雉堞皆淪於水於時江流拍天人民廬舍漂蕩於洪濤駭浪之中者至不可算計自監司以下犇走嘆息有泣下者而卒無術以援救之如是七日夜然後止余生平見災黎之慘未有逾此者後聞大吏奏報議賑

者僅千餘人嗚呼夫安知其逐波臣而葬魚腹者尚百倍於是也夫水毀木饑事所恒有至於安輯拊循是在當事者以民命爲念視蒸黎如吾赤子然後水火不避凡可以求其生者皆將不遺心力而爲之矣不然則秦越人之肥瘠於己乎何與哉頃歲余從南來于觀察滄來出前牧太倉時散賑圖屬題既爲綴二十字於簡比入都而小如觀察復以津門拯溺圖來索跋尾余既服膺觀察䘏民之誠因憶昔時道出虞州實親見蕩析離

居之慘乃以虩虩征夫終未由爲之援手未嘗不中夜
而歎與也故因是圖而詳及之戊辰七月朔日書

書愛日臧君傳後

余讀臧君傳而有感也近世所稱通士者二一則才藻葩流詞旨機迅下筆數千言往往驚其座人一則鑽穴遺經蒐羅墜簡惟漢唐諸儒舊說守而不易自宋以下不屑也斯二者各務其所近相誘相師沒齒不勸至於孝弟人之根本則闕焉不講故常有恃才傲物甚或是非謬於聖人而覈其生平行事不無遺議者爲其溺於詞章訓詁之學而不免喪其志也臧君履素好古著書

幾等身學士大夫稱之其居親喪三年不入內母病刲股肉瘳之事長兄如父師天顯之誼長而愈篤可謂本末兼該者矣余雖不獲見君而猶得交於君之兄西成見其言有壇宇行有坊表語及君輒泫然欲涕則君可知已宋徐仲車以篤行聞於朝賜謚節孝今衆議推本君之行誼私謚孝節先生略其著述而稱其德行亦足以風世哉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於臧君有餘思焉

書耿處士家訓冊後

耿生蔚宗余校試許昌所拔士茲歲四月來京師出其先人處士君誄詞屬書石因幷示以顯月居紀聞一編皆蔚宗兄弟所聞於厥考之訓言也余謂近世士大夫與凡一二稍富厚之家其所親沒未嘗不各立傳誌往往乞名於當世諸鉅公以爲其家光寵而他人閱者亦直視爲循例之舉故閱不終帙而以覆醬瓿者比比矣其中豈即無實行可采然眞僞雜糅是非莫辨則一皆

捨置而已韓昌黎文章冠古今顧尚不免諛墓之譏況不逮昌黎者乎惟家庭訓後之詞其心未嘗求襮於世故語質而事庸然觀其言而其人之行已立心與夫齊家應物之方皆因是以見則其勝於傳誌諸文者多矣余故置銘詞不書而爲書其家訓四十二條屬蔚宗亟勒諸石以詒世人非直曰以顯親名將使後進子弟見之者皆知體此以淑其身則於世亦不爲無補也處士諱奇標字篤生自號亮齋許州襄城人

與秦小峴廉使書

文田頓首小峴先生執事文田年及無聞忝竊微祿所虩然痛心者惟先宜人之訓誨勤篤早見捐棄不獲盡一日之養又材質庸下不能有所成立以仰承遺訓實用私恨嘗倩人作課兒圖前以聞於先生並乞爲之記荷蒙垂允感甚幸甚文田自曾大父以上累世薄宦家本中貲曾大父存中公以中書家居爲仇家所陷訟與連歲家益敗先大父賛山公久躓場屋以明經終吾父

自補諸生後即遭大父變貧不能自存橐筆走四方先宜人沈氏侍御虞士公孫學博春餘公女文田兄弟六人女弟二人自吾父終歲客游文田等日習經書皆先宜人親自指授每旦操鍼黹當戶坐諸子左右環侍各執經口授背誦歷寒暑無廢輟文田等知習時文始勉力延外傅然夜讀率至漏盡先宜人未嘗一就枕後數遭歲歉益貧困至長日不能具一食嚴寒裂膚或皆衣葛衣而先宜人所以督課之不稍衰嘗謂文田等曰吾

深知若等苦然動心忍性他日能自立在此士貧無行他日放僻邪侈亦在此也若等一日廢書則吾無望矣文田等熟聞訓言故雖處貧苦尚不致廢先業後文田兄弟先後游庠序食廩餼伯兄痛早隕癸卯仲兄舉於鄉先宜人意稍喜後五年又卒於京師文田以拔貢膺己酉鄉薦而是冬兩弱弟又相繼殁於是先宜人哀痛攖心老病日作至庚戌二月竟以捐背嗟先宜人艱苦備歷數十年孜孜以訓後爲事而未嘗一日得食其報

此文田所以每念流涕者也是圖爲李君敬思作以位置未合已寄友人改作之矣聊述其大略惟先生於政暇得踐前諾則先宜入沒有餘榮文田亦雖死不恨矣

謹布陳悽悽不備

與孫雲浦書

雲浦茂才足下前承過澄江示以近作古文字句簡練可誦頃在金陵又諄諄以此相質僕於斯事無能爲役旣荷垂問姑告以所知焉文之爲體博矣然要皆有所自來詔誥訓戒原於尙書敘事論列昉於左氏疏解攷辨本於戴記論說汎濫沿於諸子之數者以敘事爲尤難左氏國語國策首尾一事而已至史遷捌爲紀傳於是一人一代之事粲然具備然其初猶爲私書故遇有

所褒譏感慣亦時時發抒其閒班固陳壽而下既尊之爲國史則其體誼宜簡肅故言者謂子長善敘瑣事班氏以下皆不及者非能知體裁者也今人如應詔諸作要當謹守孟堅惟自爲私傳墓誌不妨參用遷法至其書例有不能盡從古者古人姓氏有別故文美穆嬴則稱姓孟孫季孫則稱氏史記始言姓某氏後世婦女未有言姓者攷詩言摯仲氏任春秋書子氏姜氏是姓亦得稱氏此不必謂其誤者也古者於所尊則稱公國人

謂其君曰公家臣於大夫亦曰公左傳我公在壑谷是也子孫謂其祖父詩言古公史記稱太史公是也謂他人之祖父高祖紀稱其父太公其祖豐公是也或系以官或系以謚或系以封亦有爵尊則稱其里居如曲江公贊皇公之類輩行相等稱君如開封君職方君之類

日知錄謂東遷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然春秋於魯書公會公及於他國書葬某公聖人未嘗削之知是通稱費誓首亦稱公乃周初書也又如史失其名者若單父人呂公三老董公之類皆系以公其得爲通稱可知矣

獨冠之以字號蓋古所未有然如爲尊屬作傳誌既無

官諡可稱又不可無以別之準諸東園河上之例是亦可以義起者也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如陳厲公蔡出也晉平公杞出也皆是黃氏宗義因糾某人某出之謬攷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云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左傳令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乃是繼世之詞是又不嫌於通稱者也官名鄉貫當從今書至於厲詞之際有不能不通借古名者如守令刺史明經茂才之屬茍一一皆從實稱於詞爲不文特施之碑誌則宜

愼耳是又當知參變者也唐之觀察使卽按察使與今諸道不同然今之分巡道本按察司副使僉事則舉其統名倘無不可至御史中丞卽今副都御史元時置行御史臺以中丞領之明置巡撫因此然今巡撫實兼兵侍其職較大是不當沿舊稱者也八旗人名皆不系姓稱其氏族則覽者難明據名直書又祇宜國史元人文於脫因則稱脫因公偰斯則稱偰斯公然亦有稱偰侯者今蒙古或一名至六七字之多於敘述頗爲詞累攷

古人惟浮屠不著姓節書其名曰某公如遠公誌公之類今八旗人自相稱謂率但舉其名之首字文移公牘皆同則從其國俗書之亦不嫌於變例惟割裂之而曰某公某是大不可者也以上數事皆可以廣前人之體例而今人或持之過嚴故備舉而詳論之至於文體自東漢之季往往排比經言惟以文詞相尙比例則常嫌於過實敘述則又病於不明六朝更爲駢麗之詞遂使記事記言必先覽者旁置史傳然後本末乃可詳考自

昌黎出而後斯文卓然一復於古韓集惟曹成王碑用字稍異其源葢出司馬相如揚雄於古文別爲一家若乃過爲艱澀如樊宗師段柯古等之所爲則雖後世有述以僞體置之可矣僕少苦無師膚學臆說亦未能知其然否惟足下擇之餘頗不備